

伍廷芳軼事



上海文圖書館印行

教員

書

伍廷芳傳

博士。諱廷芳。字秩庸。廣東新會人。生於一八四六年。賦性沉靜。耐勞苦。具卓識。愛讀書。而弗重舉業。邑有福音教堂。博士常往聽談道。漸與英國老牧師晏惠林。諗牧師爲述歐洲之政體文化。心然向之。牧師知其志。更授以英文。約半年。勸勉出外求學。并以書介紹於香港牧師白利安。白氏見其謹厚純和。悅之。使肄業於聖保羅書院。尋又轉入皇后大書院 (Queen's College)。既卒業。藉基督教會之力。留學英國。入倫敦林肯法律專校。成績優美。得法律博士學位。一八八七年。香港政府聘爲華民政務司。中國人而服官外。國自博士始也。後與港督意見不和。辭職離港。張香濤屢薦於清室。及一八九六年。任出使美利堅西班牙秘魯欽差大臣。一九〇三年。奉調回國。任農工商部侍郎。兼修改稅則大臣。一九〇五年。被任爲海牙萬國仲裁法庭裁

判員一九〇七年復任出使美利堅西班牙秘魯古巴欽差大臣任滿三年回國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不數月已遍於南中各省時袁世凱方握清廷政柄派唐少川南下與民黨商決國是開南北和會於上海博士被推爲南方總代表中國之覆君主成共和決於此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之成立於南京也任外交總長兼長司法部迨政府移諸燕京博士解職潛伏海上不復問聞矣一九一五年帝制議興改元洪憲博士倡言反對一九一六年袁項城死黎宋卿繼大總統任召入都門使長外交部一九一七年段芝泉挾督軍團跋扈白宮博士被簡爲內閣總理副署免段之令未幾倪嗣冲宣言兵諫以安徽獨立浙奉等省應之張勳假言調停自徐州發重兵逼京師要求解散國會黎宋卿已將下令博士以爲非法拒絕副署遂挂冠南旋適孫中山率海軍第一艦隊與國會議員回粵張護法旗幟組織大元帥府任博

士長外交辭弗就。後國會改獨裁制爲合議制。博士被選爲七總裁之一。兼長財政外交兩部。一九二〇年四月憤政學系之專政。攜關餘之款去粵。與孫中山唐少川李協和同謀國。是於海上。是年十一月陳炯明揮戈返粵。岑莫出走。孫中山復總統府於廣東。再長外交財政兩部。一九二一年孫中山率師北伐。出駐桂林。命博士執行大總統職務於廣州。一九二二年五月陳炯明免職。兼任廣東省長。六月陳部反戈逐中山。火白宮。中山引避軍艦。以礮擊廣州。博士痛桑梓之被禍。同室之操戈。激刺成病。卒於東山公醫院。彌留之際。猶殷殷以國事爲念。家庭後事未嘗及焉。本身之私。僅一火葬遺命耳。

考博士四十以後。卽注意於養生學。而苦無所獲。及出使美利堅。與朗維勒康洛華士等交遊。彼輩皆飽學士也。乃闡發無限。又於歐美書報搜羅。翦採。

納諸日記。故其著述多用英文。如法律質疑平法記。共和關鍵記。是也。近年撰述皆親筆記錄。用中文而以鋼筆書者。有靈學日記。鬼友夜談錄。鬼的世。界問題。惜已葬於白宮之火矣。

伍廷芳軼事目次

打趣塾師

妙解四書

愛讀新書

打趣朗維勒

俱樂部演說

不陷情網

跳舞吃苦

古袍趣事

助友辦學

箴友戀愛

智脫賊巢

洗煙筒

儉德

夜遇蘇曼殊

諷部員

送袍

不用私人

調侃羅斯福

難大隈侯

規古德諾

諷袁項城

訓子

少時酒量

勸朱執信

吃素趣事

保護國民

爭免剖尸

諷宋漁父

調侃汪精衛

船中遇鬼

調侃黃克強

對顧維鈞夫人之妙語

紐約奇遇

厭煩應酬

納善言

妙解說文

反對洪憲

箴張紹軒

輓大隈侯

棄八股

嘲程玉堂

評李雪芳

妙規僚屬

棄惡不良

痛惡民蠹

傷心語

憤岑雲階

詰責莫榮新

席中趣事

毅力

識語

演解生理

潛混遊戲

伍廷芳軼事 目次

潛聽演說

極盡友誼

微諷兵士

靜坐

信輪迴

罵鬼

車中人語

伴食總裁

臥龍先生

艦中談鬼

悲感語

三

推重中山

不打麻雀

評論武將

評太虛說法

譏某知事

新體詩

伉儷情

以水餞別

保存大局

靈學日記

富貴不動

死的遺聞

死前之語

作弄先生

關餘案

附錄

伍博士言行略記

伍先生軼事

伍廷芳軼事

打趣塾師

博士幼年在蒙塾讀書。塾師除四書以外不許學生涉獵別的。博士苦無意味。暗搗了許多小說。背着塾師偷看。被塾師瞧見。就要責罰。博士急道：我雖犯規。但并没阻自己的功課。塾師道：你如此強嘴。我要你把上論全本背誦一過。你若不能打折你的牙。博士果然口似懸河。并没漏却一字。塾師就沒得話了。但博士不肯改變。還是照樣的看小說。有一天看三國。正在入神。塾師站在背後。還不曉得。塾師就用手搶他的書。博士喊道：不要打。老曹快要死了。同學俱譁然大笑。因爲博士剛剛看到孟德臨死那一節。可巧那塾師又是姓曹的。

妙解四書

蒙塾規矩塾師講解四書以後過了幾天就要學生覆講博士十二歲的時候并不留心聽講所以到覆講那時總是自出意思有一天講到『上智與下愚不移』一句博士只說了一句中間可移就講下章去了塾師急止着他道什麼上智與下愚不移你還沒有解呢博士道我不是說了中間可移麼上的下的都不移那中的自然可移了。

愛讀新書

博士留美時喜歡看書遇着新書發行必羅致一本某書局因和博士交易多了那些辦事人就認識起來自後新書出版的時候不待博士來買已命人把書送到寓所後來博士覺得自己的書籍太多了推說沒得錢買書書局的人笑道不要緊的我們曉得你是個中國大看書家總要你喜歡看等給也不遲橫豎不給也可以故此那書局不管怎樣一有新書

就。送。來。博。士。住。的。房。間。本。來。有。四。道。門。的。後。來。漸。漸。塞。了。只。賸。得。半。道。都。是。被。書。箱。占。據。的。

打趣朗維勒

博。士。和。朗。維。勒。博。士。交。情。很。好。常。時。玩。在。一。起。開。頑。笑。的。話。是。無。所。不。說。的。朗。維。勒。戀。愛。一。個。女。人。那。女。人。的。家。裏。他。同。博。士。也。到。過。好。幾。次。了。有。某。星。期。日。朗。維。勒。正。打。算。去。會。他。的。寶。貝。忽。然。有。個。老。僕。送。進。博。士。的。信。來。信。裏。道。『。請。你。等。等。一。點。二。刻。我。就。來。了。和。你。一。起。去。訪。密。司。孟。蘭。送。信。來。的。僕。人。喊。他。在。你。家。裏。待。我。我。還。有。事。情。打。發。他。』。朗。維。勒。看。案。上。時。計。已。經。一。點。二。十。分。就。把。信。裏。的。話。說。給。老。僕。聽。老。僕。打。一。鞠。躬。站。到。門。口。等。到。一。點。四。十。分。博。士。還。沒。來。朗。維。勒。站。起。在。房。間。踱。來。踱。去。作。出。很。不。耐。煩。的。樣。子。看。看。還。有。十。分。就。二。點。了。博。士。仍。未。來。朗。維。勒。很。焦。急。自。言。自。語。他。遇。着。甚。

麼事呢。他向來不失約的。他來時我倒要責備他。忽然站在門口的老僕哈哈大笑道：「我來了許久，你不理我，還要責備我麼？」朗維勒聽出聲音，纔知道這老僕就是博士。

俱樂部演說

紐約某俱樂部是美國上流社會組織的。晚上公完的時候，大家就進去玩耍。作樂其中運動的，也有演說的，也有跳舞的，也有朗維勒是俱樂部的分子。就介紹博士加入。博士和朗維勒都喜歡在演說部交遊。後來衆人請博士登場演說。博士就講演一篇『美國學術和中國學術』。其中有很精彩的句道：『中國學術大抵空中樓閣，偏於理想病。在太虛。美國學術偏重工業。太不講究文學哲學音樂三種病。在太實。所以要中美貫通互救偏弊。』博士這段理論。當時的美國學者很以爲然。

不陷情網

博士在俱樂部中結識一富商寡婦叫蒙格蘭夫人。常時請博士把中華故事說給他聽。從此夫人家裏不少博士的足跡。但博士只知說書給人家聽。亦沒有別的意思。有一天忽然接着夫人一封信。內中許多戀愛慕思的話。博士看了一會。莫明其故。就覆了一封信道：我自生到今并不曉愛情是什麼。你不要誤會。

跳舞吃苦

博士駐外的日子。雖已不少。西洋的風尚習慣。却沒十分沾染。有一次奧國駐美公使伯拉模開一大宴會。所有各國的公使公使夫人女公子和美國的外交人物通通與會。大家就跳舞起來。各人已經配定上場。博士的配角就是伯拉模女公子。跳舞的時候。那女公子的香髮常常碰着博士的臉。博

士很不舒服。常常要把臉避開。有一次避得太急了。險些兒把女公子拉跌下來。後博士對人笑道。那天吃的苦頭真真夠受。若不上場跳舞。衆人笑我外行。偏偏和我配的是個少女。我又向來不慣體貼女人的。兩手握着脸。又要躲避。實在萬分吃力。又要防備。稍不留神。那女公子要怪我不敬的。

古袍趣事

博士有一褶滿清式的古袍。褂藏在箱子裏。已經好久。沒有用着。有一天不曉甚麼原故。翻了出來。朗維勒看見。非常贊賞。那繡工精美。博士笑道。你若喜歡。就送给你罷。朗維勒很感謝的。拿去。博士實在不明。他有什麼用處。誰知他把袍褂兒的繡品剪挖出來。作他寶貝的帽子。飾品。衣服上的胸口。和袖子也點綴起來。密司孟蘭到俱樂部的時候。那些婦女都很覺美觀。圍着孟蘭細瞧。有許多纏着博士。請博士替他們買那繡品。揚溢起來。連羅斯。

福的女公子也知道了。也照樣要求博士頓足道。因這沒用東西攪得滿天神佛都是朗維勒搗鬼。（近十年外人收攬不少中國的古老繡服。大概從這箇時候興起的。）

助反辦學

博士曾與美國外交部訂了一宗條約。條約裏有三款。在當時要守祕密的。日本公使館對於此事非常注意。只曉得這條約已經簽字。却沒曉得條約的內容如何。就四處打聽。總打聽不來。後來託一個英人杜臘費（基督教士在中國傳教多年）往見博士。情願酬謝八萬美金。求那條約的稿子。博士笑道。我不是賣國賊。那裏有權力把國家的祕事宣布。日公使聽了。這話越加犯了疑心。知道朗維勒博士和博士要好。又把巨金賂朗氏。請他打聽朗維勒把一切實情通說給博士聽。博士道。日本人作事真是可怕。其實條

約裏通是很平常的事。不過其中有三款。暫守秘密。將來也可以宣布的。他們打草驚蛇。以爲內裏包着什麼要緊的事。這番你經手辦事。倒是你的運氣。你去索他十萬金。我把那三款抽起。由你拿去罷。但我是一文不要的。朗氏愕然道。這是那裏話。我不過把情形告訴你。并不想貪錢。博士笑道。是的。但我們以沒要緊的東西。弄得一宗有用的巨款。又何樂而不爲。你不是很想辦大學麼。這算我的幫忙了。朗氏果然乘這奇巧機會。弄得十萬美金。遂他辦學的心願。就很感激博士。後來盡力替博士奔走。不是偶然而然的。

箴友戀愛

博士向來不談戀愛的事體。對於歐美女子。那種矜奢侈。更視如毒蛇。一樣。可怕他的老友朗維勒。自從有所戀愛。非常得意時。時對博士道。我一生。的快樂幸福。只靠着密司孟蘭了。博士只是點頭微笑。有時勸他不要太過。

高興若太過了。失意的時候，更覺難過。果然不久，那密司孟蘭移情到一個闊少身上，跟着闊少巴黎去了。朗維勒十分感痛，終天躲在屋裏。博士命人送一張紙畫美人給他，并在背後寫幾行字道：『你丟了個美人兒，我再把一個美人送給你。從前的美人雖好，禁不得他跑了。今的美人雖是紙，可以一輩兒守着你。』朗維勒看了破顏大笑。

智脫賊巢

博士十三歲時，洪楊匪禍糟遍東南各省，廣東各屬鄉村羣盜如毛，百姓流離痛苦，慘不堪言。那時的官兵全力貫注長江一帶，兩廣地方的劫掠自然更利害了。博士嘗被匪擄，擄的那夜，衆匪把他雙眼緊緊的蒙着，攬他走路。走了一程，又坐一會小艇，坐了一會小艇，又走一會路。究竟走過的是什麼地方，不但沒有曉得，連東西南北也不能分別。大概走了半天，到一個所在。

衆匪停了把他蒙眼的布揭開纔知道自己在一個深山巖裏那巖的很大四壁完全是天然石筍巖口只有五尺多闊望見外邊只是高森并不曉這是甚的地方也不曉離家鄉有多少遠三十多個匪徒或坐或談或笑通通黑布纏頭各拿着一根短竹煙筒弄得巖裏好比濃雲一般博士眼睛閃閃并不哭泣亦不作聲衆匪也沒一個理會他吃飯候有個五十多歲的廚夫給飯他吃還是如常的吃到晚上有個的人到他身傍問他家裏情形博士道我的父兄耕種雄偉的人沉吟一會冷笑幾聲就去了過幾日人說話是本村的口音心中動了一動聲問廚夫道父老尔下

道六年了。也是被擄來的。因我沒得錢。也沒得氣力。他們就要我燒火。我看你不像下等人家。怎捱得這裏的苦。博士忽然哭道。我吃些苦。倒不要緊。家中父母一定哭得不得了。請你設法救我。橫豈你藏身賊巢。終非良計。若肯同我回家。一輩子的安樂飯。總有得吃的。廚夫想了一會。道不要響。等有機會。我再和你商量。一面說。一面行了。出去。自此博士恐怕犯了衆匪的疑。總不瞧那廚夫。再過月餘。衆匪又聯袂到外邊做生意去了。只贖兩個賊徒。看守博士廚夫悄悄對博士道。機會到了。但怎麼樣下手呢。博士想一想。向廚夫耳邊道。用酒灌醉他。廚夫點頭。行開那天。就宰兩隻鷄。弄一大盆猪肉。開一罈酒。笑着向兩賊道。幾十人堆在一起。沒一天痛快的飽醉。好容易得這機會。我們還不乘時痛飲麼。兩賊笑嘻嘻的道。難爲你費心。今天真不醉不休。三人既大飲大吃起來。廚夫挑撥兩賊互相搏戰。又從旁監察。非空杯不可。

看。看。二。人。已。有。九。分。酒。意。廚。夫。又。每。人。輪。喊。一。回。兩。賊。沉。沉。大。醉。一。倒。便。睡。廚。夫。立。刻。把。鐵。練。扣。着。賊。足。拉。了。博。士。就。走。走。出。巖。外。轉。一。箇。灣。沿。着。一。條。支。字。山。路。跑。了。一。程。纔。到。山。脚。遠。遠。瞧。見。一。小。村。落。就。向。着。村。落。走。去。那。村。落。的。人。家。告。訴。了。他。們。路。程。又。雇。一。隻。小。艇。沿。溪。疾。駛。登。岸。的。地。方。廚。夫。已。經。認。識。博。士。纔。歡。心。喊。道。好。了。好。了。

洗烟筒

博。士。幼。時。已。深。恨。人。家。吃。煙。蒙。塾。裏。的。老。師。煙。癮。很。重。他。吃。的。一。枝。水。煙。筒。月。餘。還。不。肯。換。乾。淨。水。的。因。爲。長。長。換。水。那。煙。味。就。淡。了。不。能。過。癮。他。一。面。解。書。一。面。吞。雲。吐。霧。那。煙。筒。的。水。隨。着。他。吹。煙。灰。的。時。候。噴。洒。出。來。臭。不。可。當。博。士。非。常。苦。惱。覷。他。不。見。輒。把。煙。筒。裏。的。水。倒。出。老。師。勢。不。能。不。換。乾。淨。水。了。有。一。次。被。老。師。瞧。着。說。要。打。他。博。士。道。我。見。你。的。煙。筒。太。髒。和。你。弄。乾。

淨沒有功也就罷了。難道反有罪麼？塾師也沒奈何。

儉德

博士生性節儉。有用的金錢不肯亂花的。幼年讀書別人的小孩子放學回家向父母討得的錢。大都是在街邊買東西吃。或是買好玩的物件。博士總把錢積儲起來。走到坊間買小說。年底散學回家書案的抽屜滿滿的。通是小說家裏也不曉從那裏來的錢。買的博士常說老師教我讀書。我通不知所謂。我的受益還是看小說得來。

夜遇蘇曼殊

博士有鬼友。夜譚錄一冊內中所述的。通是他一生和鬼談話的。有一天我爲着一件事到他房裏。他正在外廳會客。我只好進房站着。等他偶見案上擺着這冊子。動了好奇之心。就順手取來一看。深恐他回來阻止。所以看的

時候非常迅速果然五六分鐘後博士已踏進來了。只看得三段三段中有二段記得不大完全有一段并沒忘掉後來這本冊子也沒有看着了大概總統府失火那天葬在火裏也未可定如今把那段事照述出來罷十年七月十六晚上博士正在房裏寫日記忽有個西裝少年掩入走到案傍向博士鞠躬點首博士詫異道你是誰好似不會會過少年笑道奇怪啊老居士竟不認得我在海上曾經相會却道不會可見居士神疲已極我是蘇元瑛還認得麼博士想了一想猛然醒道不錯你是曼殊但自從法師圓寂不見已好幾年今晚猝然過我實出意料之外曼殊道我自脫離軀壳飄蕩四方今天到此暫寄華林寺偶憶起你研究靈學很有心得故乘暇探訪略敘生前舊雨并且堅你信道之心你平生說鬼世人多以爲荒誕無稽狠不相信其實鬼是有的不過古書所載鬼事多屬臆造人生既死若沒有精誠結合

不能成鬼。既經成鬼，就有鬼的真趣，再不願把色相示人間。所以世人見鬼，是很不容易的。我記得左傳說：鬼有所歸，乃不爲厲。這話最是不通。既成爲鬼，任憑到什麼地方，皆可安樂。有甚的歸與不歸？又何苦作厲？又說：故鬼大新鬼小，更爲欠解。人間的自由平等，只算假的。若在鬼界，真沒一樣不自由。沒一點不平等，又有甚的大小之分？更可笑的，世人通以爲人生一死，卽變爲鬼。依這樣說，自有世界以來，所死的不知幾萬幾萬，若皆變鬼，豈不是連鬼的立足地也沒有嗎？博士道：你的議論，我很明白，但我常說可以活到二三百歲，人多不信。究竟可以麼？曼殊笑道：你信仰人力，不信天命。自然正當道理，但你要曉得人的生活，全靠精神。那精神的分量，是有限的。保養一點，確可以久用一點，並不專在色慾飲食。然後可以消磨精神。實則耳目口鼻無不長伐精神。過一刻光陰，卽可以減少一點精神。到沒得精神可用的時

候。就。是。死。了。若。一。個。人。的。精。神。分。量。能。夠。二。三。百。年。之。用。那。自。然。可。以。活。二。三。百。歲。恐。怕。沒。有。的。還。有。一。層。道。理。人。的。神。思。可。以。左。右。人。的。生。死。若。神。思。要。死。不。用。自。殺。也。可。以。歸。道。的。曼。殊。說。到。這。裏。向。博。士。告。別。博。士。道。明。晚。還。可。以。過。談。麼。曼。殊。道。我。要。南。華。寺。去。了。後。會。不。知。何。時。何。地。哩。

諷部員

博。士。到。北。京。就。外。交。部。長。接。事。那。天。部。中。職。員。按。例。參。謁。通。通。穿。着。洋。服。那。皮。鞋。子。的。聲。響。吵。得。不。了。博。士。微。微。笑。道。各。部。人。員。的。服。式。大。概。以。我。們。的。最。齊。整。了。但。弄。得。這。公。署。倒。像。了。操。場。你。們。以。爲。外。交。部。是。和。外。人。來。往。的。所。以。要。穿。洋。服。誰。道。外。國。人。會。穿。我。門。的。要。穿。中。國。服。麼。中。國。人。自。有。中。國。

百。步。不。能。登。
司。官。留。得。住。

而且中國服更輕便一點到第二
人各職員已經聚議穿甚的服式

多數人說博士駐美多年一定喜歡洋服的誰知碰了大釘子

送袍

博士接辦北京外交部還沒有好久開福森一案發生了竭力和法公使談判幾回總沒得妥善結果心裏非常焦急有一天正在部裏沉默思索忽有人投刺要見博士很高興的喊道我的老友朗維勒來了麼一面喊一面走出外廳朗維勒笑道我親愛的老友我在西方聽見你很得意特來看你試驗你的交情有退板沒有博士笑道交情沒有退板但我并不得意而且要場臺了隨把開福森的事告訴給他朗氏道我領你的盛情很多很願意幫你的忙那法公使和我同學有點交情大概可以從中疏解的後來朗維勒果然把這案弄得清清楚楚博士命人縫了一件長袍子送給朗氏說是酬謝他的功勞朗維勒很覺詫異博士笑道你既然替中國政府盡力就算

中國人了。

不用私人

博士無論到什麼地方上任總沒有攜着一幫私人接任之後查察原日的辦事人員若有不勝任的就酌量選別人充補若有閱歷有資格的絕不會開除他選擇人才以勤慎辦事爲主當博士從上海入京的時候有個親戚把一個兒子交給他請他栽培那兒子跟到北京在衙門裏候了將近半年職員已經換了幾個但沒有輪着他就奮向博士訴不平博士笑道你不好懂道理換人的時候難道沒有想起你嗎不過我意中的人尙有比你本事好的辦公事只要有本事并不重有親情沒有的後來博士因政變南下這個親戚還沒弄得一差半職哩

調侃羅斯福

羅斯福當大總統的時候，博士充駐美公使，羅氏與他的感情很好，所以會面的日子也就不少。羅氏喜歡吃酒，但是他又怕吃濃烈的酒，博士託人辦了幾罈上好花雕到紐約，另外把玻璃瓶貯好，就送給這合衆國的大統領。羅氏非常高興，見一回，面總喝采一回，好酒後來有一天，羅氏探望博士，大概酒興發了，問那些酒還有麼？博士一想，先前載酒的時候還有半罈，釀下因此答應道：有的有的。誰知伍博士是個不吃酒的人，對於這半罈佳釀，定然是不關心的了。有個中國帶去的僕人，老實不客氣，偷吃此酒，差不多要光了。倒出來，只有半瓶。博士十分難過，正自躊躇，忽見案上有罐頭荔枝，就把那汁液和酒，剛剛滿了一瓶兒。羅氏吃酒的時候，一邊嘗一邊稱贊說：這酒比從前的醇淡一點，大概年代遠一點了。博士自然心中暗笑，口中却支吾的答應。不久第二次辦的酒到了，羅氏嘗了之後，却道不如那回吃的。

好博士笑道：『你要吃那回的酒，並不難的。當面就把荔枝汁液和酒送給他。吃羅氏也不禁啞然失笑。後來博士與他相會，總少不了一句話，就是問他：『還要吃那回的好酒麼？』』

難大隈侯

博士食量甚小，曾和大隈侯賭壽。大隈常時誇自己的精神充健，很信自己的壽命一定比博士長的。所以他笑博士道：『無論什麼你的食量已經賽不過我。大凡體質越強，需用資養料越多。像你每日只能容納少許食物，如何能夠養生呢？豈不合了你們古人『食少事繁，其能久乎』這句話麼？』博士道：『體質的強弱，自然可以定壽命的長短。氣力的大小，也可以定體質的強弱。跑步就可以作氣力大小的標準了。我們兩人何妨賽跑一會兒呢？』因為大隈侯是蹺拐兒，所以博士報復他的挖苦。

規古德諾

六君子發起籌安會後帝制的調兒唱滿國中真是弄得天翻地覆那時老博士息影海上總不聞問忽然古德諾來了一封信放言高論根據法律引證事實發揮變更國體的道理真是一篇皇皇大文博士看了一笑置之并不作覆後來美公使館的祕書曼理柯來滬順便探訪博士博士對他說道古德諾先生若是個不列顛或是日本的國民發表這種議論倒還罷了偏他是個合衆國的國民真是孤負了自由平等四箇字古氏意思是要我贊助但我終不信是古氏良心上的主張不過受了位高勢大的主使罷了你見著他的時候請你把我的說話轉致這位先生

諷袁項城

四年各省將軍巡按使交章勸進聖德巍巍各人的封侯好夢正在沉

士却吃齋看佛瀟灑家園當時有位公府的高等顧問李某先生銜着
以城密命華車馳騁厚禮殷勤將使那謝家太傅莫再高臥東山誰知君
雖求賢若渴臣視富貴浮雲李某叩門投刺不下十次總被深雲遮住無可
奈何拜託老博士的親近盧君請他先容豈料神仙身相依然不容易示與
凡人李某沒有法兒只好偷覷博士出門攔車拜謁歷了千辛萬苦剛纔一
觀高賢相會的時候自然殷勤問訊滿口恭維說道老先生是內外瞻仰中
華泰斗還須要起臥南陽纔不負蒼生的盼望呀就是項城袁公對於老先
生也是熱誠思慕的他常常有說中國的老成碩學如今還有幾人像伍老
的學問道德真是萬流共仰對於內政外交很想借重請老先生早日北上
幫忙國是罷李某一面說一面呈上項城的親筆書札博士看了很不耐煩
的說道慰亭是個英明的人難道還不曉帝制是不行的麼如今却明知不

可行而行真真是瘋子總是那班小人貪圖富貴纔弄成這種把戲他們要功名富貴也不限定慰亭做皇帝纔可以功名富貴的又何故把慰亭置在火爐之上呢你回復慰亭請他醒醒兒罷李某平素以辯才自許如今却討了一場沒趣正真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

訓子

博士的公子梯雲當袁項城執政時代頗有奔走効勞自從帝制風雲發生梯雲還未有辭職民黨中人以老博士是南中名流又和民黨的重要人物感情甚深因此很怪他的兒子依附袁氏有幾位激烈的人就發表一片攻擊說話博士馬上召他的兒子歸家并吩咐以後不要和北方官僚洽在一爐所以梯雲近年來只在南方的政治舞臺活動了。

少時酒量

博士不飲酒。人人知道。但據他自述。酒量甚豪。少年在香港求學。有個同學張志剛。是同房寄宿的。張某最喜歡吃酒。無論幹甚麼。總是一邊幹一邊飲。即使口渴的時候。也是以酒代茶。每每勸博士和他喝。酒博士總推不能。有一天是八月十五到了。晚上張某把博士邀到屋裏對月談天。張家住。在堅道。正是半山腰的地方。仰望那太平山頂。白光照耀。好比滿披棉絮。俯視那江干綠水。映着船燈。萬點又好。似滿海明珠。博士對着這般有趣的景緻。也不禁一杯引滿。誰知張某佳釀滿罈。正愁寡興。忽見博士破戒。乘機苦勸。每盡一杯。亦強博士同盡。博士興趣漸濃。也竟開懷暢飲。絕不推辭。及至夜深。人靜。那罈酒已經告罄。老博士還沒有甚麼醉態哩。

勸朱執信

朱執信的父親生前和博士是要好朋友。所以執信呼他爲世伯。博士待朱

補之說常慮博士沒有滋養。又不敢奪他的志。只得暗中把鮑魚魚翅等物熬汁弄他的素菜。有一次把鷄汁煮豆腐。博士一邊吃一邊賞贊。吃完之後還吩咐明天照樣多弄一點。家人竊笑。却不敢明言。又有一次牛肉汁燉東瓜。弄得太濃厚了。博士吃了狐疑。說道爲什麼今天的東瓜好比肥豬肉一樣。

保護國民

博士在香港充華民政務司。對於本國民族的生命財產。非常保護。曾有一個英國人吃得沉沉大醉。在馬路上東歪西倒。亂撞亂搗。偶然把一個華人擠在地下。當初自然是口角相向。誰知那醉人煞是兇狂。反說華人不該阻他行路。拿起鉢頭兒大的拳頭亂打。偏生那華人口。只瞞得一張強嘴。心越不服。口裏罵得越利害。那英人性子大發。竟把這無辜的華人當場踢死。這件

人命交關的案。一到公堂。那英人是有錢的。他生在國際上的地位也高。一點對付那弱國之民。又是可憐的。小百姓當然可以草菅人命了。所以這班法官大人糊裏糊塗。就想結束這件重案。誰知博士挺身而起。根據法理。和這幾個法官竭力爭辯。在法堂吵鬧幾次。最後又在港督面前互相訾罵。港督雙方調解。纔另判那英人監禁五年。還要賠償鉅資。恤死者的家裏。

爭免剖

香港政府取締華人非常刻酷。大凡病死的人。若沒有皇家醫生的單據。總要把尸身剖開。驗明是否傳染病。纔可以殮葬。若只經過中醫生診病的人。一死之後。少不了這番手續。博士很可憐。死了的人。還要受宰尸的災刑。而且皇家醫生既有此種權力。就可以藉端勒索錢財。纔肯給喪家免剖尸身的憑據。當時港中的華人大概都信仰中醫。所以死人以後有錢的可免此。

舉無錢的就對不住了。博士對於這著更爲憤恨。曾經和港督商量請他把中西醫一體看待。港督有一班英美醫生把持當然不能答應。博士又屬華人團體上書請願要求取消剖尸一節。港督也是不肯。博士因此就和他生起意見不久也辭職離港了。

諷宋漁父

宋漁父對人談話每稱博士爲老實頭子。雖非志同道合却異常敬重漁父。雖忙碌民黨的事極愛看書靈學也有涉獵聽說博士靈學很有心得嘗對博士道我也研究靈學就拜你做師父可許列諸門牆麼。博士笑道師父二字實不敢當但研究這種學問要靜心靜氣淡泊寡欲如老哥的才情正是中國堂皇出色的人物即使你要淡泊寡欲國民也捨不得你。況且你具有政治首領的資格若不幹那利國福民的功業豈不可惜。當時的宋漁父

雄才魄力揚耀。一時國民黨視爲中流柱石。漁父視總揆一席亦如囊中之物。所以老博士這番說話有多少言外餘音。

調侃汪精衛

博士於民黨中人。最喜歡汪精衛先生。因爲汪先生也是個不飲酒不食肉不吃煙的。而且淡泊寡欲。博士常有和他開頑笑的。當黎宋卿繼袁項城爲總統時。有電來滬。想請汪先生入京。長教育部。民黨主要人物正在那裏議論。博士笑道。好孩子。你不要去罷。你不看西遊記的妖精。個個想吃唐僧肉。以求千歲壽。你就是唐三藏。不怕北京那班妖怪吃你的肉麼。說得滿座大笑起來。當時朱執信也在坐。問博士道。汪先生已經年近四十了。你爲什麼還喊他作孩子。博士道。你們不看看他的相貌。聽聽他的聲音。不是一個孩子嗎。

船中遇鬼

博士有一回從美洲返國坐的船是愛而士脫號因爲船中並沒有什麼消遣一到電燈放亮的時候就眠在床上看書某夜正看得有趣忽見三個人站在床前默不作聲當時房門是閉着的却沒聽見開門的聲音博士很覺奇異剛想問話那三人已經去得無影跟着開門瞧瞧也不見什麼就行往船頭不料那邊有十來個穿水兵服的人先前到房裏那三個也在一起有跳的有舞的但總不聽見一些兒響再向前去那些人又通不見了博士摸不着頭腦站了一會纔回自己的房間到了明天見一個水手就打量一番總不看見一個是昨晚所見的再過兩晚又見那十幾個人在睡着地板的人的身子上走跳但那睡着的人并沒一個響動博士狐疑莫釋後來船主和他講這船是從前的兵船改的博士纔醒悟所見的是鬼這件事情博

士常常說給人聽的。

調侃黃克強

黃克強當袁項城帝制失敗時從美國回海上已經常常咯血威武精神滅却不少博士勸他息慮寧神練習靜坐而且送了許多佛經給他看過半月克強對博士道我照着你的法子學老僧入定果然煩心盡息萬慮齊除精神上好比清暢許多你送的佛經我也天天看如今頗有覺悟但我半生戎馬死人無算重重罪孽恐怕不能洗淨博士道放下屠刀尚可立地成佛何況你是有夙根的克強愕然道我有甚夙根博士笑道你成就一個九指頭陀還不是前生的根底嗎（因為辛亥三月廿九那役克強被彈子打去一指）

對顧維鈞夫人之妙語

唐少川和吳女士訂婚有一條條件要少川剃却鬚鬚顧維鈞夫人（少川女公子）往見博士道家父幾十歲的人好好的鬚子剃光一定弄成笑柄的我們是女兒又不好講什麼話老伯和他要好的朋友請你勸勸他不要幹罷博士大笑道不要緊的拔却幾根毛就可以得一個如意夫人不是很有造化的嗎。

紐約奇遇

博士駐美時認識一個很奇怪的人名叫康洛華士這個人絕少和外國往來應酬他的寓室是不許人到的博士和他談得投機纔引博士到他寓室算是第一遭了誰知內裏黑暗沉沉走路也不方便惟有康洛華士行動自如而且可以看書坐着的壁上方懸着四張照片第一張是一堆人有坐的立的有笑的有凝神的第二張有十個人在那裏追追逐逐像是跳舞又

不大似第三張。只有一個人頭眼大口闊腦尖臉長。第四張站着一個婦人。低頭看花。康洛華士指給博士道。這都是鬼相通。是我的朋友。因引博士到別間房子。其中陳設果然和照片一樣。可見照片是在這屋裏弄的。康洛華士又道。看花的是額勒夫人。生前要好的。博士笑道。常怪你朋友甚少。却原來許多鬼友。此地簡直不算人家。竟是鬼窟了。康洛道。你似乎滿肚狐疑。如今額勒夫人亦在此間。可以給你點證據。因攜了小撮機。又引博士行了一條甬道。到一所在。鬼影模糊。康洛弄一會照相。手術把玻璃片送與博士。後來博士把照片弄了出來。却是一個黑衣婦人樣子。和看花的一般。博士常說這一天所歷恍惚。是一場夢。

厭煩應酬

某日政務會議後。博士到我的辦公室。問我事務完了沒有。我說完了。他說。

今天悶得很。要到外邊逛逛。你快點穿衣同去。兩人乘汽車到惠愛路。買了一些兒應用東西。博士忽然說道。聽說六榕寺的素菜。弄得很好。咱們何不嘗嘗。索性不回去吃晚飯了。但不曉離此地好遠。我說近得很。但是汽車不能到他的門口。博士道不要緊。咱們步行罷。坐汽車去逛叢林也沒有趣味。進寺門後。尋一間僻靜房子。就談天起來。博士坐的地方是臉朝外的。正講得幾句話。忽然回過頭來。把臉藏起。我問什麼緣故。他說。瞧見趙越村在那邊。閣上我說爲甚要避他。博士道。越村常攜幾個詩客和這裏的鐵禪和尚。終天吟咏。若見了我。一定纏我上去。豈不打散。咱們清靜的樂趣麼。而且那班詩人。我着實討厭。不愛和他們應酬。說到這裏。就躺下一張睡椅。面着壁。默然不響。等素菜來了。方纔起來。平日他恐防胃不消化。吃飯很慢的。這一次却忙忙吃了。還催我快點。我問忙什麼。博士道。恐怕他們瞧見我。我就擺

說不開還是早點離開罷。

納善言

駐廣州美領事白斐理因美國的紅十字會要籌巨款白氏請博士幫忙博士對於美國人士平素已有格外的好感情況且是公益事體越樂得贊助了。就聯同辦廣東教育的程祖彝何劍吾幾位每校選學生結隊巡行沿途勸捐博士自己擔任巡行總隊長果然一天之內得了數萬金錢誰知馬君武先生通函報館對於博士此舉很有責備說如今中國的人也困苦連天中國的紅十字會也要錢用如何並沒有你們倡助又說博士把學生當作東關戲院的招牌賣藥的喇叭博士看了十分動情馬上把廣東十字會的會長喊來問問他的情形商量一會籌款的辦法對人說道我生平最領受有道理的規正馬先生這番說話我很感謝的。

妙解說文

博士不大講究詞章之學。常說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所以獸頭獸腦的詩人。和好以文墨誇耀的文士。最爲博士所討厭。考據的學問。更不耐煩。財政部某祕書愛治小學。他和人家談天。總不到三句話。就表示他的說文工夫。某字如此。如此的來。歷某字。這般這般的意思。嘮嘮叨叨說一大堆。博士有一次笑着問他。道。究竟治小學有什麼意思。某祕書道。有趣得很。比如母親的母字。本來是女字出來的。內裏加多兩點。算是女子的乳。說是女子有乳。哺孩子。就可以爲人母了。博士道。哈。怪不得這父字上截是八。下截是乂。這父字就是做生意家的四字。合攏起來。就是八四一個人。到了八十四歲。難道

袁項城帝制成熟。改元洪憲。那時各省的軍政學商報界多已改元。唐少川溫宗堯等人在廣肇公所開會反對。博士演說道：北京現在的政府只算得戲場那些官僚。只算得戲子。我們看戲則可。若聽了戲子的話。當真就不可試問那些勸進團和請願代表。是否完全本諸民意。若說是的。我老伍就一個很不贊成。還有在座諸君也和我表同情的。又試在威權不及的地方。問行路的人。有那一位是喜歡人家做皇帝的。我們而努力堅持。不管他是洪憲。還是憲洪。只曉得今年是民國五年。明年是民國六年。維持這個年號。以至萬年萬萬年。

箴張紹軒

張紹軒雖武夫。糾糾墨不知書。民黨的議員政客。偉人志士。皆遭他反對。獨對於伍老博士。異常尊重。當段祺瑞第一次組閣。唐少川被排。請博士擔任。

紹軒來電恭賀請博士乘車北上到徐州的時候紹軒親在車站迎接到他的公署盤桓他是一個驕悍不過的人向來不以禮貌待人的這番招待伍博士却大不然隆情厚意極盡地主之儀當天晚上邀博士到自己房間把徐州會議的議案翻出來給博士觀看其中有兩條重大條件一是「各督軍擁段倒黎」一是「機會到時各督軍要贊助復辟」與會的督軍代表通已簽字贊成紹軒以爲博士猶是前朝大老清室遺臣忠心故主諒不減梁節菴陳寶琛之流所以把祕密事情披露并求伍老幫忙博士擁護共和矢志不易那裏肯聽他的話但紹軒是個暴炭頭只好婉詞推說自己衰朽文員還有甚麼勢力幹這大事且勸紹軒道這種事情非同小可須仔細思量不要迷惑旁人的話故博士進京後曾經宣言除却外交的事概不問聞因他心裏知道不久就要發生大亂的

輓大隈侯

大隈侯既死，博士很有感慨不勝的意思。曾對李佳白說道：「我們三老如今已經丟却一個兔死狐悲，唇忘齒寒，少不了有點動情的觀感。我們要鼓舞精神，盡人事，做去，不要把我們的懷抱志願弄不成功。」博士又製輓大隈侯一聯，意思頗深。那聯道：「名義雖殊，人鬼只都管；恁地相安，掬情奉勸。老朋愼毋忘吾門，那着。」

棄八股

博士的年幾現代的官僚，沒有幾個比他老。但他的思想議論比中年人還要新鮮。這都是他早年受着的教育不同，歷着的事體不同。當博士幼年的時候，科舉猶是昌盛一般。青年子弟無不醉生夢死，沉迷在那毫無實用的書籍。獨博士一見了八股功課，便昏昏欲睡，只愛看那子書。或是史鑑，他的

先生很譽他務外不肯用功。博士就奮然離鄉跑到香港求學。有個英國老牧師白利安很喜歡博士。品行純潔誠意向學。也就悉心教授。他既受着西方文明的感化。越明白中國學術的偏弊。越努力去研究。所以成就了一個偉大人物。

嘲程玉堂

博士與程玉堂交情最厚。玉堂目不能看小字。博士耳病重聽。所以大家會議的時候。玉堂頻頻向博士耳邊傳話。有時的緊要公文。博士又讀給玉堂聽。有一天博士笑道。老程。我不啻是你的祕書。玉堂道。你是我的祕書。倒不要緊。我却是你的長隨了。又博士嘗嘲玉堂道。你目看不清。我耳聽不明。五官各缺一都是可憐生。

評李雪芳

博士不愛看戲。大名鼎鼎如李雪芳廣東人，皆視爲天上有地下無名流。若唐少川亦大加標榜。博士却漠不關心，沒有鑑賞過。一回後李協和將軍在參謀部做生日，所有名公巨宦政客軍人皆往祝賀，真是車水馬龍。協和又約了羣芳豔影在部裏築臺唱戲，以娛嘉賓。博士到了也看一會。李雪芳唱演協和問道：你看這位雪豔親王，還可。以麼？博士笑道：他的做工好與不好，我是門外漢，實在不懂。若說唱口，以一個女孩子居然能令一個聾叟聽得清楚，大概是很好的了。

妙規僚屬

博士晚上十一點鐘睡覺。早上七點鐘起身，無論有甚重大事情，也不肯更改的。早起漱洗，既完走到空曠地方，作呼吸運動，約二十分鐘，就慢慢的巡行僚屬的寢室，逐間瞧瞧，見着已經起身的，點頭微笑。若沒有起來，他就敲

窗。賊。道。時。候。不。早。了。有。某。司。長。一。連。被。他。賊。了。三。天。到。第。四。天。博。士。瞧。他。的。時。候。還。是。未。醒。博。士。也。不。喊。了。向。身。上。掏。出。一。張。名。刺。放。在。案。子。上。某。司。長。睡。醒。起。來。看。見。這。張。名。刺。總。想。不。出。甚。的。緣。故。及。至。辦。公。室。博。士。笑。着。道。我。今。早。專。誠。拜。候。你。的。好。夢。正。酣。不。敢。驚。動。留。下。名。刺。代。表。我。的。熱。情。看。見。了。沒。有。某。司。長。滿。臉。通。紅。很。覺。慚。愧。

棄惡不良

博。士。有。世。姪。張。某。投。刺。拜。謁。博。士。只。認。得。他。的。父。親。并。沒。會。過。這。個。張。某。的。後。張。某。自。言。爲。某。某。之。子。博。士。驚。道。這。是。我。的。世。好。忙。忙。接。到。自。己。房。中。談。話。之。間。知。道。他。的。父。親。死。了。感。惜。一。番。問。他。此。番。探。望。的。意。思。張。某。道。自。從。先。父。去。世。家。道。極。苦。我。母。親。說。伯。伯。和。先。父。要。好。屬。我。趨。拜。求。伯。伯。裁。培。博。士。道。你。從。前。學。什。麼。的。幹。過。事。情。沒。有。張。某。道。我。從。中。學。出。來。沒。有。力。量。讀。

書了也。沒有幹過甚的事情。博士沉吟一會說道：我與你初會不曉你的本事。如何你姑且在我這裏充司員。若小心作去。總有好處。誰知張某到差不上一月。宦場上的弊病。通通染着。天天撲克麻雀。飲花酒。宿堂子。一個月五十塊錢的薪水。那裏夠花家中。不但沒得他半個錢。自己還要債臺高築。窮不濟欲就想入迷途。在外邊大吹特吹。說博士是他的世好待他。如親子。姪他的說話。無不聽從的。把一切包攬。請託運動的事體。招搖撞騙起來。博士知道了。勃然大怒。把張某召來責備。他道：我念在你老子的交情。有意提攜你。你却如此荒謬行爲。怎對得住我也對你的父母不住。你在這裏只有日得日壞。連我也對你的父母不住了。不如早些回去罷。隨卽吩咐僕人跟張某回家。又拿一百塊錢。命僕人親手交給他的母親。博士說不良之人。即使是我兒子。我也要開除的。

痛惡民蠹

廣東自李耀漢翟汪張錦芳相繼做省長政界上的黑暗弄得一場糊塗賣官鬻爵公然明目張膽各縣知事缺分上中下三等優者價值巨萬次七八千最下亦須五六千不管學識不管人格只要銅臭逼人雖市僧無賴也可以執政臨民作大老爺的博士有戚某受了人家慫恿對博士道我有個朋友很想得個縣缺署署但沒有引進的門路你老人家體面好本省文武大員都敬重請你老人家替他想法子他已經預備幾千塊錢酬答了博士正色說道這種事情我向來不幹不但不幹而且痛絕鄙惡你的朋友既然有錢何必作官官缺既從金錢得來官的人格卑污可知將來少不了刻毒百姓這種社會之蠹我不能掃除慚疚已多若反助虐我還成怎麼樣人呢

傷心語

桂軍將領既掃滅李耀漢省長一席互相逐鹿政學系主張楊永泰陸榮廷主張馬濟或林虎莫榮新以權利關係又主張張錦芳但廣東公民的真意一致主張請博士上場各團代表同往請願博士道廣東人如此推戴我我很感謝但目下情形廣東人說的話沒有効力的程玉堂死得這般慘諸君想沒有忘掉我還有點寒心玉堂爲甚而死諸君想也明白要我上場我只好跟玉堂去罷。

憤岑雲階

岑雲階主席軍府總裁好攬大權往往有未經大家同意的事任意執行博士很不高興有一天會議那鹽運使問題雲階要另簡劉玉麟博士主張留李茂芝互相爭論雲階不管硬把己意執行會議完後博士憤然對僚屬道雲階的主任總裁照着軍政府組織法並沒有規定特大的權不過我們一

樣爲甚麼他的架子氣味好比從前的督撫一樣我們還幹甚麼不如索性走開由着他一家的政府罷

詰責莫榮新

莫榮新督軍東粵恃着手下有數萬甲兵那跋扈的氣概不可一世對於這七位大老的軍政府很瞧不起每越權弄事省長一席本應由軍府選任莫竟悍然不顧硬派自己的心腹張錦芳上場并命姚健生代表到軍府宣言除却張氏作省長外別人上臺莫不負治安責任博士憤然道日初在軍言軍省長是那一位與他并没相干照他所講日初就可以委任省長何必更設這有名無實政府時岑雲階在座噤不一言後博士對人說雲階在最高級的地位要曲意順承日初的顏色太不自重我們和他平等他却偏要高過我們真不可解

席中趣事

軍政府各部的。主要人物。按着次序。每天在府裏。值事公務。既完。大家開筵作樂。有一天。博士從外邊。走進。向着梯雲道了不得。我現在。餓得。很你看。看有素點。沒有。梯雲就喊廚子。把席間所用的。鮑魚。燉鴨湯。弄了一碗。麵來。博士吃罷。對衆人說道。今天的麵。調味很好。我從來。吃東西。沒有。這般。暢快的。不曉。是我的。肚子。餓了。還是。別的原因。當時。有幾位。撲嗤的。笑將。起來。趙越。村。急視。以目。博士也。瞧着了。摸不着。頭腦。後來。暗問。梯雲。梯雲。把這。事從。實。告訴。博士。道。你也。作弄。我了。

毅力

博士平生。作事。富有。毅力。非弄到。山窮。水盡。他還是。竭誠。盡智。希望。貫徹。自己的。志願。自從。岑雲階。信任。李根源。楊永泰。二人。莫榮新。又被。郭椿森。迷惑。

軍政府組織的精神已經喪盡。只算得幾位大老談笑的俱樂部罷了。博士固然是傷心憑弔。但他依然癡心夢想要挽回過來。所以不辭勞苦親到甯和陸榮廷作一度的會晤。以爲幹卿於討袁一役很有見識。如今兩廣通是他的部屬。不妨和他開誠商量一箇辦法。豈料幹卿空有其名。並沒有認真護法的題目。一味把門面說話敷演一番。博士回粵後也就心灰意冷了。

讖語

程玉堂被刺的前一日。還在博士房裏密談時事。博士有個朋友從菲獵賓回來。送了一簍芒果。就拿來招待玉堂。博士忽然喊道：玉堂。你要多吃一點。明天就沒得吃了。博士的意思以爲這簍的芒果有限。很容易吃完的。到第_二日的刺程案發生。博士正和梯雲坐着人力車在長堤道中。坐老淚洩瀾的說道：我昨天的話不圖竟成讖語。

演解生理

博士嘗和我遊荔支灣。那時正是夏炎天氣。兩岸陰森的樹結着鮮紅果子。煞是好看。二人乘着舢板。隨風蕩漾。倒也涼快。博士只吃了五隻荔支。我却大咀大嚼。自談自吃。也不知吃了多少。博士笑道。你要防備很容易。胃病的。我像你這年幾的時候。飲食也很放縱。如今知錯。已後悔不及了。你如此年青。若能照我現在一樣的保養。真可以活到二三百歲。我笑道。中國自古及今。除却神話的以外。并沒活得過百歲的。古詩不是有『生年不滿百』這一句麼。博士道。這就是前人不肯保養之過。人的身體結構。好比一件機器。若果時刻留神。不要弄壞。自然可以用得長久。孔子說。死生有命。不但沒有意識。而且遺毒。後人信着天命。便自暴自棄。死而後已。我們不要忘掉。凡事皆可以人爲的。古詩道。自求多福。在我而已。這纔是有價值的話哩。

潛混遊戲

博士頗好獨自潛行。有一天到青年會。有幾個嶺南學生在那裏打球。博士也加入遊戲。那學生并不曉是伍老博士。以爲他不懂外國語。大家笑着。嘖咕咕的說道。看不出這老頭兒倒懂點。青年玩耍。博士點頭微笑。道。好朋友。你以爲我很老。其實我并不老。

潛聽演說

又有一天。徐季龍在青年會演說。題目是『基督教與政治』。博士也潛到會場。獨自坐着一張椅子。很留神的聽。却并没有人認得他。季龍演到中間。有幾句道。『吾門教徒信仰道理。凡有動作。一以道德爲歸。中國政治而至今日。腐敗極矣。猶幸有三五君子。循規守法。執正不阿。如孫中山。伍秩庸。兩先生。固吾國政治上之老成碩學。亦守法堅定不拔之人。何莫非信仰基督。』

者耶。博士神色如常。直到聽完。纔走出來。第二天會着季龍。忽問他道。你從幾時起作了新聞記者。季龍愕然不知所對。博士笑道。你不是記者。爲甚把我作新聞的賣呢。

極盡友誼

博士交友很重道義。從前在香港讀書。認識一位李文齋。是做生意的。因爲博士天性純厚待人。和藹。常時邀到店子裏坐着交情。日漸親熱。博士有時手頭緊些。雖沒有開口。李某總可以解囊接濟。後來博士服官。香港文齋還是一樣的閉着店子。和博士還是一樣的來往。自從博士脫離香港。又去了美國。幾年就沒有會着了。民國七年。博士作軍府總裁。李文齋的兒子忽地來了一封信。說父親因商業失敗。咯血而死。至今八年。靈柩停在莊子裏。還沒有力量安葬。又講許多哀憐話。博士看了。非常動情。馬上招呼他到家裏。

命人買一塊地安葬老友。的靈柩并招呼這世兄在財政部裏練習辦事。

微諷兵士

博士待遇朋友固然和藹可親。就是下人們有不對行爲。從沒有張眉努目的。警罵只取那微言規諷的主義。所以無論走役兵弁。都很悅意和他服務。有一天公務倦了。走出外間散步。站值的衛兵向他舉槍行禮。看見那衛兵手裏的槍塵鏽積滿實。在難看。博士并不斥責。反笑嘻嘻的望着衛兵的槍。道：「你這根槍大約多時不洗浴了。他對我說。髒得很。不耐煩呢。」那衛兵紅漲了臉。垂着頭不敢作聲。深愧這幾天自己不曾整理槍械。

靜坐

博士每晚就寢。先在床上靜坐一點鐘。然後眠下。有某夜忽於靜坐的時候。酣然入夢。終夜沒有睡下。向例七點鐘起身。侍僕先一刻預備洗漱各物。那

天七點三刻還沒見響動。很覺得奇怪。輕輕把帳子張開。一瞧見博士雙足打跌。兩手攀膝。不聲不動。面朝著壁的。坐在席上。好比寺門裏的禪和子。一樣侍僕。微微呼喚。不響。高聲喊了兩聲。也不響。用手搖他。還是不醒。侍僕慌了。走到我的房間。喊我過來。看他博士平日裏常和我說有道行。有夙根的人。每有坐着歸道的。看這樣子。少不了吃一驚。但他鼻孔還是呼吸如常。就吩咐侍僕不要驚動。果然再過二十分鐘。就醒了。下床的時候。還是沒事一般。看見了我。問有甚麼事。我說沒有。不過你今天睡過時刻。很覺詫異。博士驚道。過了麼。我昨晚靜坐。思慮全消。覺得腑臟澄清。清身軀輕了。大半極似飄浮。空際羽化。登仙不知不覺。就睡着了。直到如今纔醒。

信輪迴

博士晚年深信輪迴之說。嘗言自己的前生是一個修道甚虔的老僧。又說

程玉堂生前光明磊落擁護國家待人接物忠誠厚道所以他的靈魂并沒受着痛苦但博士雖篤信此理并不誦經有人問他就笑道誦經不過信善我平日所作的事和誦經有甚分別博士這句話并非自許太過其實他的德行純潔無瑕自南至北那一個可以比他呢

罵鬼

博士和人談坐頗愛講鬼的事蹟嘗說程玉堂的鬼時有會晤又說大隈侯的鬼曾經探訪過他衆人對於這話很狐疑的有一晚博士獨坐房裏看書那時有些風雨很爲靜寂博士忽地高聲喊罵道什麼你還不去我不許你在這裏衆人以爲弄出什麼事了跑進去一瞧除博士外并沒別人因問他何事博士很從容的說沒要緊的事有個無賴鬼纏擾不休罵他去了

車中人語

博士嘗因一件要緊的事坐廣九火車去香港隔壁房間有兩個美國人一個中國人說話的聲音很響其中有個美人道你們中國現在的政局弄得很糟中國人道是的這都是作官的不好之過沒一個不爭權利鬧意見的美人道聽說還有幾個熱心救國的人呢別的不曉得我們報紙常常登載有個伍廷芳博士是很持正義很有道德的聽說不肯附和北京政府的非法舉動跑到南方來了看伍博士趨向我們就曉正義在那一方了但伍博士如此大名我們未經會過很是可惜博士聽到這裏就走過隔壁房間微微笑道親愛的先生伍博士就是我就是伍博士了你們獎我我不敢當你們表同情我們的政府我很感謝

伴食總裁

博士長外交部有幾個外國人很盡心幫忙辦事但是友誼的并非當職受

薪的有幾次對外交涉多虧他們弄得良好結果所以博士很感謝他們常有開個宴會請他們和他們的夫人女兒玩耍作樂但博士既不吃酒又不吃肉只得勸他們放懷快樂罷了所以他們和博士起了渾號叫做伴食主人博士笑道你們究不如號我作伴食總裁更爲貼切（意謂岑雲階在軍府攬權）

臥龍先生

博士言語間往往帶着滑稽的口調却不愛說輕佻話就是打趣人家也很有雅人深致的有議員王某深信星士之術所以他的六壬甲子爛熟胸中某日大家坐着談笑王某也在其中不知說起什麼王某就嘖嘖叨叨甚的寅屬虎亥屬豬說了一大堆又說女人生在春季屬兔爲上生在冬季屬馬爲上博士問道尊夫人屬什麼的王某掐指一算道丙子屬龍博士笑道然

則老兄可稱爲臥龍先生了。

艦中談鬼

博士因事往梧州。我也隨着坐的是寶璧軍艦。該艦長陳皓管理很好。弄得地方也清潔。招待我們到花廳裏。博士怕氣悶。喊我和他走到甲板上。乘風坐着。看見兩岸通是大山層巒疊嶂。又暢快又好。看直到吃晚飯的時候。纔回廳子裏吃了飯。後大家圍着博士請他談鬼。博士就說了幾件從前親歷的鬼的事蹟。那艦上的辦事人很不相信。有個問道：若說有鬼爲什麼我們沒有見過呢？博士道：鬼與人一樣。無論何地皆有你們。看不見這是你們的錯過。不說別處。此艦已自有鬼。乃指船頭道：這不是鬼麼？當時衆人毛髮悚然。照着博士指的地方望去。只見黑沉沉的。博士又道：此鬼鮮血淋漓。身面俱有刀痕。一定是斬死的。陳艦長和那些辦事人接事不上。一年通不曉。

從前發生過甚麼命案。後來喊了一個年老水兵上來查問。原來龍濟光督粵時。此艦的副艦長周天祿受人運動用斧砍死艦長木全忠。把尸拋棄海裏。

悲感語

黃埔公園依山臨水。完全是天然的景趣。離廣州大約一點鐘的水路。有一次因參觀水魚雷局和船廠。順便到公園遊覽。博士道廣州炭氣滿城。悶人欲死。乍然換了清空精神上。非常暢快。我們逗留一晚。明天早上回去。罷船廠的廠長就招呼我們在園裏安頓晚飯。吃過博士拉着我手上到半山的亭子。俯望一會珠江流水。忽然歎氣道。我不久要死了。我驚問何故。說這話。博士道。我知我事。我近來環境俱爲萬惡所逼。精神上痛苦非常。你要曉得肉體的痛苦很容易過的。精神的痛苦很難過。的人的生死并不關軀壳有。

病沒病若精神不快距死期就近了。然而人生不過塵土塵土復歸塵土也。沒有甚麼可痛可恨的。

推重中山

民國六年孫中山率領海軍國會回粵組織大元帥府命博士長外交部那時和中山的交情并未深厚平素見孫公的手下作事也不大對所以沒有就職後來經過岑雲階一番淘氣非常悔恨罵自己的眼睛瞎了及中山第二次返粵立總統府博士很願意竭誠幫助每對人說前次不奉孫公命令以至岑雲階莫榮新等輩猖獗不堪十分慚疚今知孫公實一愛國男兒我決意竭我能力和他合力作事當中山在桂林籌劃北伐因有密事屬某秘書起函稿某秘書以為博士與孫公同是民國元老博士的年幾又大首句就寫『中山仁兄大鑒』博士見了忙說不對親筆改爲『孫大總統鈞鑒』

「可見博士很尊重孫總統的。」

不打麻雀

博士對於保養精神愛惜時間兩層持得非常堅定。所有一切勞神耗時的事通通謝絕。軍政府本是清閑地方。岑雲階林悅卿都把麻雀消遣無聊。博士向不入場。即使在旁瞧瞧也很少的。某天因缺一角式不能成局。硬請博士上場。博士執意不允。悅卿笑道：「伍老先生就算賞一回臉給我們。要樂罷。雲階道：你平日很喜歡活潑的人。爲甚你倒像個老學究。」博士笑道：「甚麼話不見得打麻雀就是活潑呀。」

評論武將

博士痛惡武人。每說中國若沒有武人。政局總不會弄到這般田地。但現在中國的名將領。博士也嘗有批評。他說：李鴻章和公忠勇直耐勞苦善用兵。

直是一個大將陳競存沉着有毅力但太信部屬的慫恿吳子玉很像張文遠宋公明之流張紹軒固是民國罪人但他很勇直拿的注意很定不比那善觀風色的武人段芝泉不愛錢是他的好處他對於民國功過參半徐又錚的聰明才調出人頭地但他的行事太不光明唐冀慶的功業不過一氣有人問他馮華甫曹仲珊張兩亭如何他搖頭道這算什麼

評太虛說法

太虛法師到粵佛教會假東園地點請法師登壇說法博士對我道這位太虛在報紙上倒見過他的名字不曉他的佛學怎樣我們去聽聽也好那天人甚擁擠博士怕有人認識又要費無謂應酬若距得太遠耳聽又不便很費躊躇我說我們只要聽法師說法并不要朝着法師面孔何不在壇後坐着又清靜又聽得清楚博士就走到那邊默然細聽到散場後我問如何博

士微笑道太虛并不算是說法只算得講演佛敎史因爲他並沒有明心見性的話只博得經典很熟四箇字罷了。

譏某知事

博士雖位高望重并不喜歡擺架子和僚屬常有說有笑的更恨人家向他過份恭維和作出逢迎諂媚的醜怪面孔有新委某知事投刺拜謁會面的時候向着博士打千請安稱爲伍大人自稱卑職說一大堆話總不外卑職沒有本事要求大人時時指教卑職位小勢微要求大人栽培照顧的意思博士聽得很不耐煩待他歇了話就笑着向他道你喊我作大人很不對的我如此消瘦大在那裏你自稱卑職其實你的職份并不卑了就是職份卑點也沒要緊只不要人格卑了那小百姓就受惠不少某知事不曉博士這話是譏諷他的還滿口的是是是。

新體詩

廣州小北門外地方清爽山林幽秀那十里洋場繁華塵世的廣州只有這裏略具泉林氣味其地舊有聽泉館後有人把他大加裝飾改爲北園成立沒有好久黃莫京（卽黃強）邀請名流大老開筵作樂除伍老博士外還有汪精衛李協和徐季龍諸君正是羣賢畢至暢叙幽情觀花的觀花飲酒的飲酒各有各的感情懷抱少不了吟咏歌詩以言其志博士興情勃發也寫了四句道倉皇襍被返間當深悔此行多路狼護法問題真索利捫心何以對婆桑衆人看了都不解是甚意思就請問伍老先生博士笑道并沒什麼奧妙的近來新體詩風盛一時我也學作一首頑頑罷了間當就是 Canton 路狼就是 Wrong 索利就是 Sorry 婆桑就是 Person（首句指自南甯返粵）

伉儷情

博士與伍老夫人自結褵以至今日伉儷之情并没少衰中年的時候已有許多親戚朋友勸他納妾博士一概婉詞却絕伍老夫人是個賢淑純厚不過的也常勸博士討小有一次噲嚇得太利害了博士皺眉道好好的要這骯髒的作什麼前三年廣東發生省長風潮各團體代表請博士上場老夫人深恐博士因此召禍苦勸不要干預後代表求見亦託病擋駕都是敬從老夫人之故。

以水錢別

朗維勒博士從廣東返國駐廣州的美領事和美國大商家在沙面領事署設席送行博士也在場大衆舉杯祝朗氏康健抵美博士不吃酒的倒一杯汽水向着朗氏道密司忒朗維勒你此番來遊敵國有兩件事很感謝你一

件是開福森案。若沒得你奔走効力，不能得良好結果。一件是分取關稅。若沒有你從中斡旋，向各公使宣傳南政府的真象。我西南政府就缺了許多進行的力量。這兩件事，我是一輩子忘不掉你的盛情的。你如今返國，我又有一件事盼望你中美邦交向來敦睦，近年因國際關係越發親密，美利堅和中國人民很能互相幫助的。你駐敝國兩年餘，中華國民的真意在於西南政府，你曉得的。你回國後，要把你所曉得的中國內情，竭力向國人宣告。我西南政府就感激不盡。我的老友朗維勒，我們中國有一古諺：君子之交淡如水。博士說到這裏，就把手中那杯汽水一口吃乾。

保存大局

博士對於志同道合的人，很能顧存大局。面子最恨那些鬼域政客，專事挑撥雙方，惡感孫陳，不和暗中醞釀，已有多時。外間的人若向博士打聽這箇

消息博士總答道沒有的事中山和競存二十年患難交縱有政見不洽也容易商妥何況競存曾經矢誓擁護孫公作大總統的後孫陳兩派鬥愈演愈烈博士不辭勞苦從中疎解那憂慮心事常常現諸顏色但口裏還是不承認孫陳有惡感的某僚屬問他何故說謊博士道南政府如此分解我還不遮住門面那些挑撥政客更在報紙上推波助瀾豈不是速政府場臺於此可見博士的苦心孤詣維持局面

靈學日記

博士著有靈學日記一厚冊從民國八年四月起一切研究靈學心得通通記在冊裏這本冊子從來不容易給人家看的即使他筆記的時候也是晚上人靜獨坐閉門不要別人打岔我有一次因問他的公事纔見過這冊子的外表內容講些什麼還沒曉得又不好意思求他看看以爲將來終歸得

看的誰知那晚總統府失火光燄萬丈衆人慌忙把博士夢中喊醒火已近身房裏一點東西都不及拿了不久鄧仲元君（即被刺之鄧鏗）奉陳競存的命令馳至接博士往總司令部博士猛然憶起那本靈學日記沒有拿出就想冒火入房衆人把他死命的扯住纔走不進去到總司令部後神形懊喪很不安樂競存還打趣他道可惜燒了這本日記鬼史就失傳了。

富貴不動

黎宋卿復位全國報紙通傳載請博士入京組織內閣博士對於此事非常冷淡每對左右道宋卿這番的總統法律上尙欠根據我以護法號召西南難道法律上欠根據的總理我也去幹麼有幾個乘風駛帆的政客就多方慫恿主張北上那孫派的中堅份子爲抵制別人做總統之故又極力阻止博士笑道我決意和孫公合力作事至死不變富貴豈能動我而且北洋派

的武人忽然自願放下屠刀，畢竟誰由他關着天罷。

死的遺聞

博士之死，實因孫陳決裂，不能挽回精神上，受了慘痛的激刺。後來不守紀律的粵軍，又到他家裏攪擾，於是乎驚憤交并。人公醫院的時候，已經對左右說過：這般世界，我不願意再生了。火葬一節，是博士平素的主張。死前夕，還向梯雲說起。

死前之語

粵軍進攻總統府那天，博士已經受着驚恐。後來到楚豫兵艦，見孫中山神色已退板了。中山親出挽扶他坐定之後，顛聲說道：這番陳炯明竟然作反，你防備纔好。中山點頭道：是的，但我怕的博士。又道：此後恐怕我沒有替你出力的時間了。果然不過五天，就溘然長逝。

作弄先生

博士初學作八股時那教師是一位秀才先生胸中爛熟的通是八股文章。有一次的窗課是不歸楊則歸墨。博士想作弄老師若抄襲名家之作又怕老師看出適可看見紅樓夢八十四回賈寶玉作的則歸墨三字就把破題的原文（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抄出老師果然沒有看過紅樓夢把這段圈得丹黃爛然誰知後來老師往應鄉試闈中也有這題又照着博士的錄出來居然瞞過主考做了舉人老爺所以博士常說科舉一點用處都沒有。

關餘案

關餘一案和博士晚年名節大有關係其中經過許多情節外間還沒有曉

得若不把他從實記錄出來。那悠悠之口。就會弄成白璧之玷。豈不是博士一生遺恨麼。

當公使團通過以關稅餘款撥歸中國政府的時候。軍政府以與北京政府立於同等地位不甘獨以此款袒於一面。且關稅之中固有西南各省包羅在內。交涉的初步由駐廣州的美領事轉達公使團。各公使通以南北兵爭數年不止。於各國商務大受影響。再不願助以實力。以至戰禍延長。所以對於軍政府的要求。決然拒絕。後來博士有個老友。朗維勒。博士從京到粵。朗氏和美國公使交情很好。博士就請他幫忙辦理此事。朗氏到京先與美公使商妥。然後向各公使分辯。南政府并不是將此款用作軍費。將以辦教育實業兩途。且又保證博士道德高尚。不會貪言卒之。軍政府能夠分沾餘潤。通是博士個人的名望力量弄成功的。

此款到手後博士已經慎重考慮深怕大家把難得的金錢花諸無用就對國民不起適陳競存從漳州拍來一電主張把這款設立西南大學博士就極力贊助在政務會議席上通過此案并且舉定汪精衛章行嚴兩君作籌備員此款既已指定正當用途博士即以財政部長伍廷芳的名義存儲在匯豐銀行

未幾政學會和桂系發生暗鬥李某楊某把兩廣巡閱使的榮銜引誘莫某將從廣東返戈西上驅逐陸某就把兩廣的地盤納歸政學會之下但廣東民窮財盡那裏有現成的款項充他們戰爭的使用大家欲心難止無聊極思就想到籌辦大學那宗巨款來了曾經着人與博士商量要求在款裏提借三十萬博士以軍人政客嘴裏的話那裏信得過他雖言提借若望他還是靠不住的所以一口拒絕後來他們利誘威逼的手段來了但博士任

憑你說什麼話總是一句不答應。

再過幾時龔某作了財政廳長承着莫某的意旨要辦一間廣東省立銀行。但妙手空空從那裏辦起於是乎又垂涎到那宗關餘了。龔某對博士道現在大學還未開辦那宗款閑着未免可惜不如把他充作銀行的基本金將來一定獲利無窮的。博士笑道我只知國民吩咐我保守此款留作辦大學之用并沒喊我開甚的銀行銀號依你的話銀行一定獲大利固然是極好的事萬一稍有不對我何以對國民呢此事萬難從命的。後來博士提起此事還和我說道如今官場中有幾個乾淨的人要我放心把一宗大款交給他們是一輩子沒有的事但博士如此硬直倒引起他們兩層惡感一則思疑博士這樣把持此款一定別有作用一則怨博士不肯幫忙遂他們的心願所以博士處的位置已到危險的地步了。

兩李相爭的風潮發生。莫某、楊某等運兵籌餉，忙箇不了。岑雲階就天天向博士索款。博士還是堅執保守。有一天吵得不了，博士沒奈何，纔把一萬元給他。但雲階要款的時候，說是調解李協和回省用的。後來竟將以犒賞李根源的軍士。博士異常憤怒。同日又接到匿名函一封，內裏說道：「如果不將財政部的存款立刻交出，作我們的軍餉，一定以激烈手段對付博士。」看了曉得自已若不離開這萬惡的廣州，就會遇險。而且孫中山、唐少川二公早已派人迎他到滬，所以決然赴港。

博士既抵香江，即發出一很長的通電聲明，攜款離粵。并沒他意，誓以忠誠保存此款。將來還諸國民。此電發出後二日，雲階黨徒在港控訴之事發生。同時章行嚴奉着雲階電令，又在上海控告他們以政爭之故，硬把挾款私逃的罪名加諸博士身上。自然可痛可恨，但博士來去光明，苦心孤詣保存

此。款。和。他。平。日。的。人。格。大。可。保。證。他。是。無。私。至。於。挾。恨。尋。讎。不。惜。在。外。人。公。堂。丟。臉。畢。竟。理。虧。在。誰。國。民。也。自。曉。得。

附錄

伍博士言行略記

陳此生

南。政。府。之。由。獨。裁。制。而。變。合。議。制。也。博。士。被。選。爲。七。總。裁。之。一。兼。長。外。交。財。政。兩。部。責。任。之。重。無。出。其。右。不。佞。亦。以。是。時。人。幕。充。秘。書。相。與。共。處。者。三。年。有。奇。是。編。之。作。僅。就。三。年。來。親。見。親。聞。而。述。多。弗。及。也。

博。士。公。務。既。完。常。聚。二。三。僚。屬。共。坐。談。笑。或。說。近。事。或。說。故。事。要。皆。屬。於。神。秘。離。奇。鮮。人。見。聽。者。博。士。更。雜。以。雅。譚。趣。言。使。與。聞。之。人。捧。腹。不。已。此。老。年。逾。七。十。精。神。興。致。強。於。少。壯。雖。久。談。腰。挺。目。亮。無。倦。態。僚。屬。縱。有。勞。於。公。事。疲。已。甚。矣。與。博。士。談。自。忘。其。倦。

博。士。常。向。不。佞。言。余。服。務。國。家。自。滿。清。迄。今。垂。數。十。年。守。八。字。訓。靡。或。有。變。八。字。爲。何。立。志。堅。毅。行。事。光。明。也。余。與。人。交。絕。無。機。械。亦。不。輕。易。附。和。他。人。

若非大公無私。余殊不願與之結合。苟能與之結合。余必竭誠盡智以助其人。

博士於同志中與程玉堂交最厚。主張政見必互商而後提議。及玉堂被刺於粵。哀感備至。謂僚屬曰。玉堂既死。余無知音者矣。今程氏銅像巍然立於海珠者。博士倡募之功過半焉。

博士最憤武人專政。七總裁時代。正莫榮新督軍東粵。跋扈飛揚。不可一世。博士恨且鄙之。雖有要政不與會。面當桂系將領之討滅李耀漢也。省長一席爭攘未決。粵中團體主張粵人治粵。請願博士出任此席。博士笑曰。諸君雅意感甚。感甚。玉堂之死。衆所知也。余亦欲從玉堂泉下久矣。

中國現代諸將。李協和。最爲博士所愛。月旦人物。對於李氏贊歎備至。其評曰。耐勞苦。善用兵。公忠勇。直真大將也。陳競存。則以沉毅許之。而以偏聽部

屬之言爲病。吳子玉則張文遠徐公明之流也。張紹軒雖民國罪人，勇直是其所長，勝似善觀風色之武人，多矣。徐又錚之才有過人處，其行事則大不。以爲然。段芝泉不愛錢，亦自可取。對於民國功過相等。唐莫慶功業僅一氣耳。馮華甫曹仲珊張雨亭之徒未嘗置一詞焉。

博士與岑雲階初無意見。岑氏以博士物望所歸，亦欲因以爲重。後雲階漸近僉王李根源楊永泰之徒，常侍左右，密謀大計，不惜殘禍。粵民以逞其欲，博士惡之，數諷岑氏弗聽。已懷遠引之志矣。未幾唐莫慶易駐粵滇軍主帥。李根源抗命，李協和率五百人出巡，莫榮新輩皆懼協和發軍。近萬助根源攻之，協和以寡敵衆，戰於始興，支持將月。雲階逼其出籌備大學之款，以犒根源軍。博士遂憤而離粵。

博士之攜款去粵也，行抵香港，卽發出通電聲明爲國民保留。此款博士無

私於此百餘萬當可見信國人乃雲階之黨利令智昏於外人公堂誣控其挾款私逃博士初亦痛心憤恨繼則泰然置之嘗笑顧不佞曰余安可以國民之錢而資民賊余平素行事自有人格自有名譽若輩又安可損我分毫哉。

博士晨興絕早作呼吸運動約二十分鐘然後巡行各僚屬寢室有未起者必呼曰『時候不早了』兩月後僚屬無戀席者。

政府諸公多好豪賭岑雲階林悅卿輩終日以麻雀消遣博士雅不願入場且遠避之雲階每嗤爲老學究弗計也。

談天多發揮其靈學心得口如懸河滔滔不止聽者雖疑團滿腹多所知博士詳爲解證絕不厭倦曾謂玉堂之鬼常相會晤且謂玉堂九泉之下其樂融融又謂大隈侯之鬼曾訪余於此此種言語出自他人則必以爲

荒誕無稽以博士之誠實則莫名其妙矣。

陳競存觀兵羊城。博士偕孫中山、唐少川、李協和返粵。改組政府。重長外交。財政兩部謂不佞曰：前中山被選爲大元帥，命余長外交。是時未詳孫公品格，不敢苟同。至使岑雲階、莫榮新、輦猖狂至此，自問慚疚。今而後知孫公眞愛國男兒，余誓竭我智誠佐其救國事業。

孫陳交鬥，醞釀已久。實雙方部屬挑撥所致。博士居間調停，憂形於色。在孫陳本人廿年患難之交，原易容諒。奈孫之陳策、陳之葉舉，以權利關係各不相讓，雖聲嘶力竭，卒不免於禍。博士所以一憤而死也。

黎宋卿復位，報紙相傳，皆謂將以博士組閣。欲攀龍附鳳之政客咸勸北上。中山之徒則持勿行。博士笑曰：余立志與孫公合力作事，至死不變富貴。安能動我。且北洋武人而忽謂放下屠刀，夫誰欺欺天乎。

伍先生軼事

意宏館主

余識伍秩庸先生久。民國元二年間。時至愛文義路一百號觀渡。廬訪談。今先生已歸道山。爲記軼事數則。以誌悼念。

先生自謂四十歲後。研究衛生學說。惟參閱古籍。都道家修煉語。苦無專書。迨出使美利堅。公暇時。與彼邦學者。悉心討論。闡發頗多。謂個人修養。應於起居飲食。日有常度。入手尤以戒除肉食。屏絕煙酒。及各項刺激性食品。飲料爲要。義歸國後。曾奏呈清慈禧太后。后笑頷之。惜無意實行也。

先生性慈善。於公益事宜。明其底蘊者。無不樂於輸助。一日有香港友入來募捐款。似係某醫院需款。建築新屋者。先生攜冊入辦公室。示余並屬曰。汝於名字下。先寫一字。又曰。試猜之一字。下應填何字。余思至多一千。元。卽以千字對。先生笑而不答。徐檢銀行支票。簽簽以數目及名字。畢曰。汝

識。否。余。閱。之。則。一。字。下。有。四。○。蓋。一。萬。元。也。熱。心。公。益。令。人。欽。敬。不。置。

民。國。六。年。總。長。外。交。時。外。部。宴。會。各。國。公。使。京。內。各。部。長。政。客。名。流。列。席。均。衣。晚。餐。禮。服。酒。半。開。敘。某。公。使。有。譏。諷。吾。國。朝。野。穿。西。裝。不。合。格。之。言。先。生。雖。不。喜。西。裝。惟。聞。某。使。言。卽。曰。予。出。使。時。貴。國。人。士。在。歐。西。衣。西。服。者。有。伙。夫。之。雅。號。時。君。尙。年。幼。諒。未。知。之。耳。（伙。夫。者。謂。穿。西。裝。不。整。潔。類。汽。船。上。之。伙。夫。）目。下。世。界。漸。趨。大。同。吾。國。人。亦。多。易。服。較。諸。歐。美。形。式。不。相。上。下。殊。可。免。伙。夫。之。稱。闔。座。聞。之。肅。然。外。交。家。雖。酬。酢。之。際。亦。不。能。以。語。言。示。弱。於。人。於。此。可。見。見。余。易。服。教。之。曰。汝。見。人。卽。須。脫。帽。又。見。余。西。餐。時。持。刀。剖。魚。卽。曰。食。魚。不。用。刀。以。叉。分。之。卽。可。此。雖。小。節。亦。應。學。習。余。受。益。處。類。此。者。頗。多。

先生晨興在黎明卽於月臺東向靜坐十五分鐘至園中草地緩步半小時

嚴冬寒霜侵足不顧也。繼以冷浴更衣畢進晨餐米粥湯或豆漿牛乳入辦公室閱報辦公渴飲白開水午膳素菜三色有時用鷄子水菓一盤佐以麩皮麵包隔半時服橄欖油兩滴四時公畢入內室靜坐晚餐較午膳尤少如赴宴會亦不多食晚間與家庭談敘至遲十一時就寢此寓滬時起居如是亦卽先生箇人衛生之方法。

戈登路新屋築於民國二年時先生處理政務簿書鞅掌雖值盛暑每見其戴伍帽（黑紗製成中如瓜皮小帽外緣似草帽係先生特製時人稱爲伍帽惟夏帽黑色物理作用易吸收日光未敢贊同）持手杖（用以指點作工者）必晨夕前往驗工落成後往居未久卽北上就職繼赴粵東今則息影家園一語可謂識語矣。

先生日閱中西報章見緊要新聞或論說等卽以紅鉛筆畫出交書記裁留

筆諸日記著述大都西文信札亦然（專雇西女士司其事）鼎革後有平法記（述陳英士逮捕宋漢章案）共和關鍵錄（述南北議和詳情）二書余爲之參訂印刷不多現坊間已無存本矣

伍廷芳軼事終